

銀幕短打 新電視年代來臨？

2012年將有三個免費電視台開台，除了傳媒地圖重繪，影視人才市場需求大增，令人期望新電視年代來臨。人們開始問：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的電視黃金期，會有可能重臨嗎？

電視曾為本地電影界孕育人才，直接導致香港電影騰飛，已是今天的公論。但自無綫一台獨大，競爭無存，被指不思進取的製作方向，造成節目質素下降。近月「出位」劇集《天與地》引起的爭論，可能只反映冰山之一角。

《天與地》被文化人及網友追捧，但卻被支撐電視台慣性收視，以家庭主婦為主的觀眾（所謂師奶團）「拆台」。開始有評論指出，正是意識形態較為保守，對劣質節目無動於衷的慣性收視觀眾養懶了電視人，而缺乏競爭和進取心的電視人容易畫地為牢，遑論像二十年前那樣，打出五台山，開拓電影夢。

不過，同一齣《天與地》讓樂觀者看出曙光。知情人士表示，本地電視台和電台其實蟄伏了很多具創意的年輕人，他們只是苦無機會，這些年來鑽空弄出了個Laughing哥（之前還有個胡杏兒／《肥田喜事》？），接着是《天與地》，說明有生力軍不容僵化建制扼殺。

有人認為這情況有點像台灣的新新電影，台灣電影一度被譏已死，一部《海角七號》，立即重掀高潮，說明逾十年沉澱，春風吹又生也並非沒可能。不同的是台灣的年輕製作力量在校園、學院，香港則似乎是電視和廣告界。



既有電視台的製作班底明顯老化（尤見於領班頭目），但演藝學院、浸會大學、城大創意媒體學院每年「生產」大批生力軍，尤以創意媒體學院近年走勢強勁，學生也不限於本地，其面向大中華工業發展的雄圖，非常明顯。明眼人看出那有向台灣取經的痕跡。

學院和電視是雙向的，我們需要多人看多人談論的電視劇集，一齣《天與地》絕對不夠。新台衝擊具體效果如何，還須拭目以待。

文：朗天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韓劇的弑父情意結

重尊卑的韓國社會，在劇集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後輩對前輩畢恭畢敬的樣子，在家庭場景中，一家之主的父親更是擁有不容挑戰的地位。

有趣的是，最近兩齣已進入尾聲的韓劇裡，不約而同地向父親說不，挑戰一家之主的尊貴地位。其中一齣是憑《成均館緋聞》、《城市獵人》人氣爆燈的朴敏英主演的《榮光的在仁》，劇集中的第二男主角徐仁宇（李章宇飾）對於脾氣暴躁的父親徐在明有着恐懼症，在父親面前，他甚至會變得口齒不清，若父親發怒，更會害怕得引發頸部肌肉不受控地抽搐。

隨着劇集的推進，徐仁宇為了保護朴敏英所飾演的尹在仁，不但克服了對父親的恐懼症，更敢於對父親說不。如果以劇情論，這齣偶像劇離不開男女情愛與極度戲劇化的衝突，兒子對父親的反抗，既是自我的肯定，也是忠好的歸還——徐在明在劇中是個奸角。

相較之下，韓石奎與張赫主演的《樹大根深》，那種「弑父」的味道便要濃厚得多。在韓國是收視冠軍，但由於不是偶像劇，因此在大陸及香港並沒有太多觀眾的《樹大根深》，描述的是朝鮮世宗發表「訓民正音」（即現時的「諺文」）前宮廷的一連串變故。

劇中有關「弑父」至少有兩個層面的含意。其一是世宗剛登基為王時，其父親太宗仍然以太上皇的身份把持朝政，其時的世宗只是太宗的一個傀儡。劇中描寫父子二人的衝突，是否歷史真貌並不重要，令人動容的是，在韓國這樣一個重尊卑、強調倫理的社會裡，身為兒子的世宗不但公然與父親對抗，更表示要建立一個與父親所建立的朝鮮所不同的國家。其中一場最精彩的父子二人的針鋒相對，是太宗要世宗自盡，世宗表面上在太宗面前痛苦認錯，然而太宗識破了世宗並非真心認錯，父子二人表面上在朝臣面前上演嚴父孝子的角色，私下卻以鋒利的言詞來往，互不相讓。在這一個層面上，父子的對抗可以看成是權力爭鬥的一部分，然而其後的劇情發展上，世宗要推倒的並不止是父親，甚至是統治了朝鮮數百年的中華文化。

《樹大根深》的主線是世宗集合學者之力創造了「訓民正音」，一種屬於朝鮮自己的文字。在「訓民正音」之前，世宗已發佈了自己的曆法（昔日朝鮮是沿用明朝的曆法），而他所面對的，是所有遵循中華文化傳統，認為不可以改變的官員與儒士。於是曆法改革是一場痛苦的爭持，文字的改變

也是一場血腥的戰鬥。官員與儒士認為新造的文字將會敗壞傳統，世宗卻希望藉此建立屬於自己民族的文化。於是建立朝鮮文字，向漢字說不的世代之事，成為世宗在位期間流血最多的事件。向來以明朝為父的朝鮮，亦藉着文字的創造，而踏出了民族意識覺醒的一步。韓劇裡的「弑父」，要推倒的並不僅僅是一個奸角的父親，更多的是一種對傳統的反抗。

港產片

文：金寶

天馬沖印 電影菲林不結業

目前在香港戲院內播放的電影拷貝，主要分為電腦（DCP）及菲林（35mm）拷貝兩種。雖然隨着科技進步，電腦拷貝的使用將愈來愈普遍（例如21世紀霍士就於本年8月宣佈由2012年1月起將不再採用菲林拷貝），然而電影菲林的存在始終有其無可比擬的價值。前身為天工沖印的天馬沖印（國際）有限公司，於香港成立已逾半個世紀，是目前香港僅存的三間電影菲林沖印公司之一。現時天馬沖印由黃百鳴先生接手管理，在這歷史悠久的沖印廠易手一事背後，原來有着一個充滿人情味的理由。

天馬沖印總經理黃潔珍女士解釋：「大約兩年前，天工沖印當時面臨結業，我們很願意看到這間老字號在香港消失。天工沖印是香港唯一一間得到柯達公司菲林沖印底片認證的公司，要結業實在是太可惜了，而且以香港每年電影的產量，我們相信天工仍有生存的空間，所以決定接手天工。廠內有很多員工，他們是陪着天工一起成長的，年青時入行，由當初的小伙子做到今日經驗豐富的技工。現在電影行業愈來愈少新血加入，技術人員更是買少見少，若他們因為失業而流失了，我們亦沒辦法再培訓另一批人才。」

而目前香港的電影菲林沖印業，除了面臨電腦化的衝擊外，本地亦有不少電影人轉投東南亞其他地區如泰國、上海或北京等地的沖印廠。但黃女士認為香港仍有很強的競爭優勢。「在技術和設施這類硬件上，東南亞其他地區在目前已能追上香港的水平，然而香港的優勢在於軟件方面的配合。最簡單的就是言語溝通上無障礙，而多年和電影人的合作亦培養出默契，彈性和靈活程度十分高，這對經常爭分奪秒的電影製作而言，十分重要，最急起的情況可能是，明天上畫的電影，我們今晚仍可繼續沖印拷貝……假如沖印廠在外地，這就成了絕不可能辦到的事情了。而且香港少有天災，政治局勢穩定，出入口又自由，這些都是其他地區無法相比的。」

對於本地電影菲林沖印業的前景，黃女士亦表現得十分樂觀：「始終有些導演和攝影師，對菲林有特別的偏好，喜歡菲林放映所表現出的通透度和質感，所以電腦拷貝不能完全取代菲林拷貝，我們還可以繼續為大家提供多個選擇。時代是一定會進步的，轉變亦沒有不好，我們能從中學到新的技術和思維，以迎合觀眾的需要。目前我們的運作已不再因為高產量而流水作業，反而着眼點會放在菲林沖印的『質』多於『量』；至於面對經營成本的不斷上漲，沖印廠在未來可能會成為後期製作的一個部門，而不再是一間獨立生存的公司。」



香港的朝暮

專訪「鮮浪潮2011」大獎得獎者阮智謙

朝朝暮暮，是對生活的影像，是對是非的表白，是對苦楚的訴說。專為發掘新人而設立的「鮮浪潮2011」大獎，今次頒給了阮智謙——短片《朝生暮死》的導演，一個不苟言笑的香港後生仔。他的鏡頭不再是希望，但也絕非毀滅。在涅槃的盡頭，人們會思考一些平時早已被遺忘但卻又不能夠失去的主題。人不能夠只顧搵食，關心下自己的生活，分享下共同的理想，家園或許會更加美好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

2012，公認的「末日」

《朝生暮死》，主人公是一個女子的「胡思亂想」，是對「焦慮」的解畫——焦慮自己，焦慮土地，焦慮人性的墮落。末日為何是2012？除了傳媒、傳說與傳統的「攪和」，2012最大的意義就是「它快要來了」，這是阮智謙的理解——不近不遠，剛剛正好。外界熱議的2012，末日的景象是對古老傳說的現實焦慮，似乎更多是話題的開聊。但是，阮智謙的創作思路則順着生活的不易，將「末日」圖景化為鏡頭中的沉思，它離我們不再遙遠，似乎明日都是今日的末日；昨日也是今日的末日——不敢面對將來，更不敢面對過去。

2012的「末日」是甚麼？你能在這一年的買到樓嗎？能在這一年結婚嗎？能在這一年還清所有的貸款嗎？能在這一年看到自己期待看到的公義和希望嗎？我們每個人都不能夠自外於末日，因為這條路是我們自己選擇的。阮智謙將《朝生暮死》中的末日變為必然承受的重，認為只有必須用災難的意象來淨化心靈，才能夠重新發掘人中的善性。有朝生，就必有暮死——一個人既然毫不驚恐自己的前世，又何必對末日感到恐慌呢？

阮智謙說，「末日」的恐懼來自感受，而且是自我的感受。因此，互助、友愛的消失，與人的冷漠關聯重大。社會的弊病也是社會角色的缺位所致。末日並不是一個突發的、加諸於所有人身上的事件，而是每一個人不幸的總和。

跨越香港兩代人

影片是香港後生仔的迷茫，也是香港人的倒敘和展望。片中有兩種香港人。一種香港人——他們勤奮、互助、充滿愛心、懂得捍衛共同的價值；另一種香港人——「算到盡，食到底」，分享的美德早已不在，有的只是貪得無厭的心機。這不是兩種人，而是一代人在過去與今日的精神分裂。他們創造過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，經歷過驕傲時刻的尊崇與自豪；有過沉沒、淚水與無奈。沒有老一代香港人，缺頁的香江相間便會呈現有意義的空白與褶皺。

阮智謙介紹，片中還有一群香港人。這些人被

視為「個性」，是港男、港女的專有名詞。他們出生於無憂的童年，卻成長於資源匱乏、機會飽和的今日。他們的個性不僅僅是自己的任性，也有着對土地與社會的承擔，從不在公義的吶喊中缺席，從不在是非的抉擇中動搖，從不在雞蛋與石頭的利益間權衡。沒有了這些人，香港似乎沒有了未來。

「過去」與「未來」成為今日香港人的時空日記。少了任何一類，維港的燈彩都會失色不少。最大的隱患是：我們從來沒有認識回香港人自己，也似乎沒有關心過這片土地。舞台未變，演員未易，不過是換個布景，劇情卻大相徑庭。是人性墮落還是時代流轉？阮智謙沒有回答。

影片無法給生活答案

影片能夠給這個紛亂的生活現實一些答案嗎？哪怕是注解也好。但是阮智謙認為不可能。甚麼是朝生暮死？他的心中，不似沒有笑容的面龐，一團對本土的烈焰，始終將香港人的疑惑、困頓與彷徨寫在鏡頭中。他坦言，無論是自己導演的《朝生暮死》，還是自己本人，都無法對當前這個城市的現狀給出一個令人滿意和信服的答案。因為這些題目不是他們出的，所以也無從去尋找可能永遠也計算不出的結果。

為何會有末日？在表面的爭取生活進步的努力失敗後，香港人有可能選擇了放棄甚至沉淪，一切罪惡在退讓與妥協中叢生。香港人或者整個世界，都要為自己的選擇去承受代價，這就是末日在《朝生暮死》中的核心。淒涼並非不正面，也絕非唱衰願景。片中的女主人公不是思想傳達的



載體，而是公眾本身。面對底線以外的人性之惡，有人選擇了抗爭，有人選擇了沉默，有人選擇了脅從，有人選擇充當幫兇。

暫時的自保，求得的只是心裡頭的冷靜。阮智謙不認為應當對生活抱有樂觀：現實確實不值得開心，擺出笑臉也只是欺騙別人。片中的女主人公，在徘徊中等待黑暗降臨，別無他法，但又不能夠選擇提前滅亡。其實，影片中的情節，一次次給這個主人公機會——末日完全到來前，其實一切還有希望。只不過，我們自己已經放棄了最後的努力。這樣一來，朝生暮死就成為表面的生命法則，實則的「霸王條款」——不同的是，此時是自己算計自己。

珍惜這些年輕人

「鮮浪潮」已歷多個年頭，阮智謙即使面對傳媒，也沒有做作的笑容。憂郁的眼神似乎在不斷提點每一個看他或是看他作品的人：看看這片土地。如果我們不滿意肉體放諸的空間，就應捫心自問：可曾為阻隔不幸而作出過關鍵而細微的努力？如今，港產電影確實已走到一個十字路口：投資巨大的影片，幾乎都與內地合拍。香港的特色是甚麼？優勢是甚麼？

電影不是工具，因為記錄年輕人對土地的思考天經地義。阮智謙認為，無論社會的標籤如何黏貼，年輕人其實沒甚麼錯——他們只不過是要令到自己的世界能夠改變。在不完美中，能夠為了自己利益以外的單人去踐行理想，實在是難能可貴。阮智謙告訴記者，《朝生暮死》中有希望：當我們承受一次痛苦時，我們能夠真正體會到甚麼是需要的幸福，因而不不要恐懼末日和災難，而應當坦然。

香港的「朝」，是新秀的奮起；香港的「暮」，是老將的提攜。參加「鮮浪潮2011」頒獎禮的藝人張家輝表示，應當多鼓勵年輕人的出線和參與，港產電影才有未來和出路，要珍惜新人對香港精神的探索。發現本土題材，並大膽反省本土的思潮與現實，阮智謙沒有缺席。香港的很多年輕人將自己的創意和「叛逆」變為對本土的再觀照。在一片歡騰中，抽離自我的理性難能可貴。不隨波逐流、不人云亦云。